北魏，声去音未了

杨刚

走进云冈石窟尤其是第12窟、第38窟、第6窟，你会听到什么？端详大同博物馆司马金龙墓出土棺床石刻图案和柱础人物造型，你又会听到什么？

确实，这一切都不会发出物理学意义上的声音，无论是公元5世纪它们成型的时候还是21世纪成为公众的视觉焦点之际，表象上它们都是静默的。不过，当我们用心去观照它们的时候，就会在无声中听到远去的时代之音——其实在过去的15个世纪里一直余音未了，生息在中华文化的血脉里，甚至成为公众生活的一部分。

日本讲谈社出版的《中国的历史》丛书第五卷《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中说，“到了北魏，胡汉之间的对立逐步让位于文化融合……北方汉族的血统，在这一时期混合了北方胡族的血统。这一融合过程，一直延续到隋唐这样的统一帝国。”

在“夷夏之辨”的历史思想禁锢下，一些人注定是要用汉族中心的眼光来看待北方草原族群的。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语境中，走出东北茂林的拓跋鲜卑在迁徙的过程中建立帝国政权、追求天下一家，“作为一个胡族政权，能统一北方且延续超过百年（之后是宗室内乱而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而且被正史承认为正朔”，无疑是非同寻常的。

日本学者川本芳昭说，“北魏真是一个在历史上很有存在感的朝代。”川本芳昭面对公元3世纪到5世纪的历史时，超越国别的限制以“东亚世界”的眼光解读这段被部分人视为“黑暗历史”的岁月及其文化，认为在魏晋南北朝中华秩序崩溃的同时，中华文明却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包括朝鲜、日本、越南等），从而形成了后世所说的中华文化圈。如是观察这段大变革时代，《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一书断定，这是“一个绝非用‘黑暗’可以概括的时代”，而是“一个文化上风流竞逐、异彩纷呈的时代”。

走进云冈石窟、大同博物馆，诸多文物很显然就是这个文化异彩纷呈时代的绝世符号。历经了15个世纪的石刻造像虽然没有温度，但是那些鲜明的人物用他们的动作和表情传达着内心的温暖；虽然那些乐伎造型不会发出声音，但是这个职业群体曾经奏响了人间全新的交响，将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高丽、江南等地的音乐在北魏平城演奏、传播，迎接即将在隋唐盛大登场的华夏强音。

著名史学家吕思勉说，南北朝“实为外国音乐流传中国之世”。鲜卑兴起于大兴安岭地区，本有歌舞基因，迁徙与战争的同步进行客观上不断强化了游牧民族的歌舞习俗。《三国志》中就说，鲜卑之俗“贵兵死，敛尸有棺，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等等。

拓跋部进入北方草原后，更是实现了音乐创作与演出上的一次突破，完成了国家工程《真人代歌》。这一超越朔漠土风的作品在《魏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旧唐书》中也说，“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是也。代都时，命掖庭宫女晨夕歌之。”

遗憾的是《真人代歌》这些“歌辞虏音”之作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其中原因虽然多样，但是很显然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断诸北语”是一个关键因素。当鲜卑语使用功能丧失后，鲜卑歌曲也就失去了演出、流传的基础，随着政权的更迭在后世就成为了文献中的记录。

拓跋鲜卑的音乐作品没有传世、不再演奏，但是曾经的音乐创举留在了文字里，更凝固成崖壁上和深埋地下的石刻造像，余音袅袅，甚至在无声中更显雄浑、震撼。云冈石窟的多个洞窟都雕凿有乐伎形象，至今保存完好者74身，其中有乐器演奏的占到四成，可辨认的乐器有28种530多件。大同博物馆展出的众多北魏歌舞陶俑、石刻乐伎形象以另一种形式在辉映着那个时代的音乐成就。

走进云冈石窟第12窟，恍然间穿越时空重回当年的音乐盛典。仅前室北壁最上层就是14个天宫乐伎，分别用鼙鼓、埙、篪、细腰鼓、筝、箜篌、筚篥、曲项琵琶、筑、羌笛、五弦、排箫、羯鼓、贝14种乐器演奏。炫目的洞窟内还有类似于17人的乐伎组合演出，甚至有一组乐队使用了3只大小不同的细腰鼓。这种经过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乐器就是在中国北方大放异彩的，也正是北魏时期对鼓的使用形成了更多配置，并且注意到了音色的搭配。

在这个被后世称为“音乐窟”的梦幻世界里，除了众多乐伎和乐器，还有若干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的舞伎形象。其中一位看上去像乐队指挥的舞者实际上是在表演弹指，也就是用拇指和食指的指头强力捻搓而发出明快的声响。这种西域风格浓郁的歌舞动作至今在新疆维吾尔舞蹈、乌兹别克舞蹈中依然频繁出现，公众对此并不陌生，许多人还不忘模仿一下。

置身乐伎、舞伎的包围中，中国旧乐和龟兹、波斯、天竺等地乐器同台上演的盛大场景足以让人在静谧中听到非凡之响。这是来自公元5世纪人间的音乐交响，也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繁盛交响。虽然《老子》中的“大音希声”用到这里未必人人认可，但是这个超越时空的音乐世界绝对是无声胜有声。

15个世纪前的音乐奇迹源于鲜卑人的天然音乐感情，更源于制度化的创造。魏晋以来，中华音乐面貌发生重大变化，金石之乐向丝竹之乐转型。音乐史学家夏滟洲在《伎乐与乐伎》一书中说，“这一时期的中国艺术在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同时，又借外来文化的刺激，扩大和影响了自身的生成与发展……形成了迥异于秦汉时期的文化风貌。”

北魏建政，音乐纳入王朝框架，天兴六年（公元403年）设立乐府，其后政府对乐人实行户籍管理，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乐籍”，直到清朝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才被废止。这一制度的创立呼应了音乐新时代的到来，也加速了音乐文化大变革。军事力量的加入则让北魏加速扩充着乐伎队伍，乐籍人数大增，音乐作品不断丰富。始光四年（公元427年），北魏击败赫连昌，缴获音乐作品和乐伎，其后将疏勒乐和安国乐带回平城。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平定凉州，迁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西凉乐在平城盛极一时，至今在云冈石窟、北魏墓葬都有其石刻余音。

华戎兼采，不限南北，鲜卑之风杂合四方之声，一种新型的音乐文化在公元5世纪流播开来并成为华夏正声。今天，无论是仰望巍巍云冈、端详呈展文物，还是透过媒介凝视，可以确定的是，15个世纪前融合外来民族音乐而形成的时代新声，不仅奏响于北魏庙堂，而且外溢到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直接开启了隋唐音乐路径——一场惊世的乐舞文化即将启幕。

植萝待月来

浣月楼

有的字句，念起来就齿颊生香，写下来自带几分画意，比如：烟萝挂月。每读这几个字，脑海里就有一架茂盛的藤萝，洒满了月光。夜风一吹，那倩影就在地上、石上、溪上婆娑起舞，曼妙的姿态想来就有闲逸之意。

为此，固执地偏爱着藤萝类植物，屡次想要种植一些，无奈阳台那弹丸之地无法承载我巨大的向往，几次种植都以失败告终。

有时候，真的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没想到我多年的向往竟然被春天随手播下的两粒丝瓜种子给圆了梦！

一方小小的泡沫箱里，两棵丝瓜疯狂地生长，以我想不到的速度迅速开疆拓土，沿着晾衣杆铺满了大半个窗子。叶片肥大，茎蔓粗壮，最让人惊叹的，是那不管不顾的霸道！但凡是藤蔓能够搭上去的地方，不管是窗户的缝隙，还是吊灯的格子，它都会插上一腿，悠哉游哉地吊在那里。

然而最让我欢喜的，还是它让我身居斗室却有了田园之感。

不管是酷热的中午，还是静谧的早晨；不管是下雨的黄昏，还是有风的夜晚，它都能给人带来一袭清凉。最美妙的是朗月当空的时候，月光斜照，地板上、窗玻璃上都映出叶子的影子，随着夜风轻轻摆动，关掉灯，就静静地躺着看它自在轻舞，那一刻，似有闲云于枕畔升起，让人恍惚间以为自己身处幽谷逸林之中。

几个月来，每至月中，只要天气晴朗，都会有这样的清福供我享受。甚至有一天夜半醒来被月光和藤萝之美惊艳到睡意全无，遂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出一篇小文来。

门里植草木，闲在情怀。

庸碌人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不能不让自己拥有自得其乐的能力。太纠缠于物事，心必为之所累。若放不下昨天的不如意，这一生未免太过于沉重。一草一木都具灵性，一粥一饭皆藏风情，不同的是你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这一架藤萝可滋养画意，亦可引发诗情。若逢着七夕，你大可以去想象藤萝下听牛郎织女的情话，这时最好有缠绵悱恻的细雨沙沙地下着……

所有的趣，皆来自于一颗心。情怀得闲，万物都有趣。不管你是江湖落拓，还是舛途碌碌，还是高居要位，都要学会随缘自适。窗小不阻山高，心宽碧霄云淡。若你烦恼，世间都是可恼之事；若你常乐，一架丝瓜何不是可食可赏。

苏轼贬谪黄州，随缘做起散人，东坡居士因此得名。这份随缘而安的旷达，让他的贬谪生涯多了生活气息，更多了诗意。他也曾叹息“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也曾向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当一切坎坷到了眼前，还是迅速地调整自己，因为他深知“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因一闲情，这人与人，便有了区别。

心闲之人，听得见花开花落，看得见月明星稀。这一方心室，要风要月，还是要苦要愁，都取决于你自己。

居一斗室，可赏四壁如雪；倚一南窗，可览云笼远山；植一架藤，可待月挂萝叶；写一行字，可表闲情逸致。

开门江湖，闭门深山。窗前月影，书中乾坤。安置一颗心往静闲里去，就收获了一座青山，一川清溪。吟一阕闲中好，那繁芜的尘务也终将不会再萦绕你的心。

风起，晾衣杆上，又一场藤萝的曼舞即将开幕……

带着文化交流交融的印记，带着时光留下的痕迹，散发着迷人光彩的北魏玻璃器见证着北魏平城当年的繁盛之景，折射出1500多年前的灿烂文明。

景行大同摄

微信扫码阅读“发现大同·品鉴文物”

国庆中秋双节同贺

郭继生

国庆中秋喜相逢，花海如潮婵娟惊。
降伏新冠决战胜，丰收在望喜气盈。

嫦娥舒袖当空舞，赤县遍地旌旗风。
天地同贺九州盛，举国上下齐欢腾。

月夜

左世海

今夜
所有的话题
都将与秋天有关
在故乡或他乡
当空的月色
同样圣洁

今夜
盛满的酒杯
才是最好的寄托
在城市或乡下

多少人
饮下浓浓的团圆
倾吐出彼此的祝愿

今夜
又有多少人
枕着湿漉漉的思念
在异域或边关
由月亮
将梦牵引到
那个呼喊过乳名的地方

中秋

林鱼儿

金风漫淡爽中秋，
极目长空朗九州。
遍地馨香醺玉宇，
满天喜气润琼楼。

舞姿曼妙因花美，
乐曲悠扬以酒酬。
盛典从来须尽兴，
而今佳节更风流。

采艾记

侯建臣

“鸡未鸣时，采艾似人形者，揽而取之，收以灸病，甚验。是日采艾为人形，悬于户上，可禳毒气。”

村里已经好多年没有鸡鸣，自从游商拖着地方腔在乡路上响起，村庄就再没有过鸡鸣。村庄似乎已经不需要某一种声音陪伴，人们已经把对鸡鸣的依赖完全变成了对鸡肉和鸡蛋的需求。

偶有狗声，梦魇般响起，随即低了下去。

定是说好了的，四点左右，窗外有人轻唤“起吧起吧”。

娘似仍在梦中，嘴不时咂咂，似有呓语。听到唤声，便即弹起，望向窗外，那挂着的帘子有了一层薄蓝。地下的耗子还没有歇着，窸窸窣窣啃着柜腿或者啃着一本破书，听到母亲的声音，便一下子静了。黑夜的世界是耗子的，从一关灯，它们就出来了。白天，世界以人的方式活着；到了黑夜，就以老鼠的方式活着。娘早就认可了它们，任它们跟她在一个屋檐下出生、成长，并慢慢地老去。

娘急急地穿了衣服，也顾不上梳洗，就从堂屋拎了早已准备好的镰刀，夹起蛇皮袋子往出走。

娘开门的声音，惊了什么的样子，天也似乎突然醒来了，揉了揉眼睛，比一开始亮了。

二娘见娘出来了，说声“走吧”就前头走了。二娘也拎着镰刀，夹着袋子。二娘走路一拐一拐的，她前几年腿骨折了，做了手术，就留下了后遗症。上了年纪的人，生活总会给他们留下后遗症，而所有的留下，都是活过的证据。

娘就随了二娘，也往院子外边走。两只狗还没有睡醒的样子，也不起来，只抬起头来看看，摇摇尾巴，目送两个人走出院子，便又蜷成一团，像圆圆的两个梦。

“梦里还在采艾哩，到了西湾，到了榆岭，还到了前阳坡。前阳坡艾多，齐刷刷的一片……”娘边走边说，娘的话里满是艾草的味道，娘的话一下子让空气里全是端午的味道了。

“想啥梦啥哩。”二娘说：“我也是，正做梦哩，闹钟就响了，感觉没睡多大一会儿。”

“阳坡的艾多，割都割不完。”娘还陶醉在梦中一大片艾草里。

“梦都是反的，怕是今天碰不到艾。”二娘笑了笑。

“不是哇，不是哇。今天肯定艾多，今年下了几场雨，艾肯定多，肯定多。”娘说，娘似乎急切地想辩解什么。

“也不是呢，也不是呢。我前几天就看了，艾不少哩，好多地方都长着哩！甭怕，甭怕。”二娘安慰着娘，二娘是跟娘开玩笑哩。

娘和二娘在一起的时候，常开玩笑。她们把玩笑当成了调料，在土墙围起来的繁琐日子里，她们偶尔会放进一点调料，让这日子多少增加一点味道。娘近八旬，爹前几年走了，只剩下娘一个人。爹的离开，是岁月给娘的生活撕开的一个口子，娘看不到那个口子，但总能感觉到背后的寒冷。二娘也是近七旬的人了，二爹还在，孩子们都到了远方，但她们没有远方，她们的远方就是围着这个院子的一个圆圈。她们在这个圆圈里过了大半生，而且还要过剩下的日子。她们生活的调料不多，除了各自到了不同远方的子女们回来住几天，偶尔打打电话，似乎就剩下院子里的狗和檐下的家巴雀了。

娘和二娘开玩笑的时候，家巴雀也笑，家巴雀知道两个人在开玩笑，家巴雀歪着头看着看着，会发出一长串笑声。娘或者二娘就抬起头来看，就挥挥手朝家巴雀说：“去，寡的，跟你有啥相干！”家巴雀也不飞走，把头朝这边扭扭，又朝那边扭扭，把又一串笑声扔下来，比上一次还长，似乎还拿腔作调起来。

这个时候，家巴雀还没起来呢。家巴雀比人起得早，但今天例外。不知道在它们的世界里有没有一个叫端午的节日？

出了院子，两个人径直往南走。没有风，但似乎能听到风吹口哨的声音，是二娘和娘影子的声音，影子在夜里总是会发出声音，影子的声音一旦遇到黑暗，就会飘来飘去。许是被影子的声音惊醒了，两棵老榆树上突然有什么飞了起来，把夜吓了一跳，也把娘和二娘吓了一跳。

“是野鸽子。”二娘说。娘在黑暗中点了点头，娘也知道是野鸽子。野鸽子就住在老榆树上，平日里落在树枝上、电线上、屋顶上和土堆堆上，喊出一种永远不变的声音“姑姑苦——姑姑苦——”。野鸽子个儿不大，声音却很响，它们的声音一出来就能把整个村子覆盖。娘曾说过，它们的叫声，还有过一个故事哩。村庄的上空，总是飘满故事。村庄的一砖一瓦、一枝一叶、一个拐角、一块石头都有故事，当然也包括一只鸟。其实村庄本身就是故事。

下一个坡，是原来的水库。水库是若干年前修的，曾经蓄满了水，那水平平地铺开，让乡村显得很饱满。只是后来，水库没水了，库沿也被人挖走垫了牛圈和羊圈。草们倒是欢实，高高低低爬得到处都是，没人管的乡村少年一般，有人一走过去，就都伸出手来，是要抱住的样子，有一些儿还粘在人的身上，摘都摘不下去，一直带回家去，在炕上一坐，竟就刺痛了身子，就猛力往下摘，边摘边说：“这讨人嫌的黏缠货，这讨人嫌的黏缠货！”

水库里草是不少，但艾不多，两个人采了几把，就没了。娘说感觉很多，原来不多，是被人拔了呢，是被人拔了呢。就又往别处走，村子周围到处都是草，不愁没有哩。隐隐约约地，就看到了远远近近晃动的人影。都是出来采艾的，都是要趁了太阳没出来，早早地把艾采回家。在乡村，节气就是约定，每一个节气到来的时候，人们就约定好了一般以某一种方式做着同一件事情。或者，节气就是契约，乡村就是以这种契约的方式存在下来的。

村子后边是条老渠，原来叫北干渠。挖渠的时候，县里都来人了，乡里都来人了，队里的闲房子成了人们的宿舍，大队院子里架起了大锅，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到处是人，都端了大碗把头扎进碗里，也不说话，只把饭菜送进嘴里，让饭菜把疲劳一点点地赶走。不光是人，那时候炮声也多，雷管绑上火药埋到土里，有人拿一把哨子朝天吹，人们就知道是要放炮了，就都往房檐下跑，接着就听到了“咚”的一声，再接着就有泥块噼噼啪啪地落到地上，像下了一场冰雹。几十天或者几百天，渠是修起来了，可是呢，渠里从来就没有过水，倒是到了秋冬季节，一群一伙的老鸹聚在渠梁上聒噪着，把树头上夕阳的光一点一点叫得稠稠的。

天是更亮了，快走近的时候就在渠梁上看到了艾，探长了脖子等着的样子。娘和二娘的步子就快了些，拔着拔着，二娘抬起头来，扑哧一声笑了。娘就看二娘，娘的眼里就写了大大的问号。二娘也不说啥，朝娘努了努嘴，娘顺了二娘努嘴的方向，也扑哧笑了。娘的衣服襟子一边高一边低，是走得急了，竟把扣子扣错了。

娘是将近八旬的人了，精神头还特别足，走起路来比一些年纪轻的人还要快。娘常说她从小就是灵活人，孩子们一块儿调皮，爹妈收拾他们的时候，她跑得快，所以挨打的总是笨拙的妹妹。嫁过来以后大队干活，虽然挣的是女人的工分，却比一些男人干的活都多。娘总说自己就是受苦的命，所以闲不住，闲了反而觉得难受。

太阳出来的时候，娘和二娘已经拔了好几堆了，天边的一抹红从东边的树头上挤出来，娘就说行了行了，二娘也说行了行了。两个人直起了腰，朝东边看看，再看看远处的渠梁，东边越过树头的红就笼在她们脸上了。

“你说咱们这是做啥哩，弄这么多艾？”两个人就都笑了起来。

“也不多，也不多，这不一定够孩子们一冬天泡脚哩！”

“就是，就是。孩子们也年龄大了，常年在外，脚寒着呢，每天用艾泡泡挺好。”

“也许还不够呢！真是，也许还真的不够呢！要不是太阳出来了，还得拔，那不是，那不是那儿还有哩！”

……

在早晨的阳光下，两捆艾朝前移动着，感觉大地上所有的艾草都聚集在这两个老人的背上了。

本报地址：御东行政中心21、22层 | 邮编：037010 | 本报发行公司发行 |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1402004000009 | 开印时间：1时 印完5时10分
联系电话：办公室 6034132 要闻部 2043974 广告热线：2023122 发行热线：2503915 承印：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2429838